

## 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

二千零八年於多倫多  
——民二十九年於漢藏教理院講——

- 一 從歷史的觀點否定南傳北傳的名稱
  - 甲 阿育王的傳播佛教是向四方發展的
  - 乙 北傳的有小乘而南傳的亦有大乘
- 二 巴利語系佛教確立的推測
  - 甲 巴利語三藏編集者和其文體的遞遷
  - 乙 巴利語是印度大眾化通俗化的語言
  - 丙 梵語巴利語是印錫等地各種語文的主源
  - 丁 南方佛教由複雜轉變為單純的推測
  - 戊 印越等地亦有巴利文佛教
- 三 錫蘭佛教的近況
  - 甲 緬泰民眾以作僧為榮的風氣
  - 乙 緬泰人民對佛教已漸疏遠的近因
  - 丙 六十年前的錫蘭佛教是和現在中國佛教一樣的衰敗
  - 丁 錫蘭的佛教從黑暗中走向光明的路
- 四 行為上判別的小乘大乘
  - 甲 中國是大乘教理小乘行的佛教
  - 乙 錫蘭是小乘教理大乘行的佛教
  - 丙 行為的大小乘比教的大小乘為重要
- 五 復興中國佛教應實踐今菩薩行
  - 甲 我們要實踐大乘教來行 1 今菩薩行
  - 乙 佛教不能和廣大的民眾疏遠
  - 丙 修今菩薩行復興中國佛教

我剛從南方的緬甸、印度、錫蘭等佛教國訪問歸來，故現在我就從這次訪問所得的觀感上說起：

### 一 從歷史的觀點否定南傳北傳的名稱

佛教近年，在西洋人的研究、和日本人的承流接響中，有所謂南傳佛教和北傳佛教的分別。前者是小乘教的傳承，後者是大乘教的傳承。這種名稱和說法，並不是古來所有，而是近代的佛教史家所創造。現在我覺得有加以糾正的必要，先從印度地理、歷史、風尚種種的觀點上，來指出它錯誤：

#### 甲 阿育王的傳播佛教是向四方發展的

考究釋迦佛教是生於中印度。到了阿育王時代，才普遍地傳播於整個的五印度。同時并向印度以南的錫蘭及南洋群島，東鄰的緬、滇，北方的新疆，西方的波斯，西北的阿富汗。并輾轉由亞西以及歐東，亦曾有佛教傳入。東北的中國，例如秦始皇時曾有、室利防

等來華傳法的傳說。四方平均的發展，傳播到全亞的海陸。但後來因各方環境的種種關係，波斯、阿富汗、新疆、爪哇，乃至印度本土等處的佛教趨於消滅。而阿育王後的印度，和傳布中國、西藏等地的佛教，發生種種沿革改變，另成別種的風尚宗派，使阿育王原傳的佛教發生變化。唯有錫、緬等地能夠保持阿育王時代、傳去的佛教而得生存發展，所以到現在還保守著上座部佛教的原狀。故從歷史上看來，阿育王時代的佛教，是向東西南北同樣的發展傳播，並非局限於南傳錫蘭，這是無所容疑的。故南傳小乘、北傳大乘的名稱的錯誤，是不用說了。

## 乙 北傳的有小乘而南傳的亦有大乘

其次、北印度的迦濕彌羅國——現在的克什米爾，是小乘薩婆多部——一切有部——的大本營，它是小乘最發達的地方，從歷史的記載和地理上的位置看來，北傳佛教——北印度或印度以北所流傳的佛教——亦有小乘，是可斷言。空宗的龍樹菩薩，雖然是中印度人，而他的繼承者——提婆菩薩，卻是南印度的，所以空宗比較盛行南印度。大乘密宗的咒典，據說就是龍樹菩薩、在南印度的鐵塔中開發出來。禪宗在中國，亦有「南天竺一乘宗」名稱的；而達磨初祖是從南印度出發，航海到廣州，經金陵而轉去嵩山少林寺面壁。中國翻譯密典最多的不空三藏，曾有一個時期住錫蘭數年，研究大乘顯密的教義。密宗在南洋群島曾有過相當的勢力。唐以後因回教的侵入，佛教因而滅亡，遂成為回教的教區。爪哇、婆羅洲等處，現在尚多佛教的古蹟，該項古蹟大約是中國晚唐前後，南印度密宗盛行傳播至此的遺物。故從這種種關係上說來，南方——南印度及南洋佛教——不獨是傳的小乘教，且曾傳有大乘空宗、禪宗、密宗。尤其是中國如法顯、義淨等久住錫蘭，來自南印度南洋的高僧，更是多不勝計。所以中國的佛教，從南方來的決不減於北方所傳的。我們從歷史的觀察，把南北二傳的佛教打量了一遍，知道所謂南傳佛教是小乘，北傳佛教是大乘，這種的名稱是不正確的。不過在阿育王時代所傳的佛教到錫、緬後，能繼續保存著原狀，其餘各地方或改變了，或滅亡了；或因在時間上不是阿育王時代所傳去，故另成小、大、顯、密複雜的佛教。所以，這在流傳的時間上或有關係，絕對不是地理上的有南傳北傳。

## 二 巴利語系佛教確立的推測

錫蘭位於印度的南方，緬甸、泰國位於印度的東南方，這南方的佛教是為巴利語三藏的佛教。這在他們自己稱是上座部的佛教，亦就是迦葉、阿難傳下的正統派的佛教。

### 甲 巴利語三藏編集者和其文體的遞遷

巴利語的原來文體久已失傳；現在流傳的巴利語三藏，是將巴利語用錫蘭字母拼成的，所以應該稱為「巴利語三藏」。這種巴利語三藏的編定者，是和我國法顯法師同時的覺音尊者。他是印度人，法顯法師在錫蘭留學，尊者同時亦在該處弘法。他編定巴利語三藏，

造有清淨道論，對巴利語三藏都加以詳細的解釋，以成立它組織的體系。後人奉此論為研究巴利語佛教必讀的要典。巴利語三藏經律論的內容和分量，重要的除多了一部清淨道論外，其他的部份大致和我國所有的四阿含經，四分律，六足論等相同。巴利語三藏，以前用錫蘭文寫成，後來亦用緬甸或泰國文寫的。現在已有英文寫成的，不過還是以錫蘭文的為本。

#### 乙 巴利語是印度大眾化通俗化的語言

巴利語是印度大眾化通俗化的語言。梵文如我國的文言文，巴利文等於我國的語體文。而佛陀當時運用巴利語向群眾說教，不外是用印度最通用的語言，使高深的佛理，個個都可以聽得懂；迦葉、阿難的結集以至阿育王時、大德們的傳教都用巴利語，亦不外如此。所以我們現在利用語體文作宣傳的工具，不失為契機的一種方法。近六十年，印度已有人注意到全國語文統一的問題，波羅奈有一個全國語文統一學會，他們很想把興都語成為國語。據說：興都語和巴利語頗為相近，而巴利語和梵語亦相去不遠。為了適應時代的需求，我們知道巴利語在印、錫、緬等地是何等重要。

#### 丙 梵語巴利語為印錫等地各種語文的主源

印度的語言文字雖然很多，但大多是梵語、巴利語的支流，所以可代表印度語。就是錫、緬、暹及西藏、尼泊爾、中國邊境擺夷的語言文字，亦都是從梵語、巴利語演變而成的。故可稱梵語巴利語是由遠東流布近東多種語言文字的主源。故在近東如緬、泰、藏等地的文化，可名它是印度語系的文化；而在錫、緬、泰等地的佛教，亦可稱它是巴利語系的佛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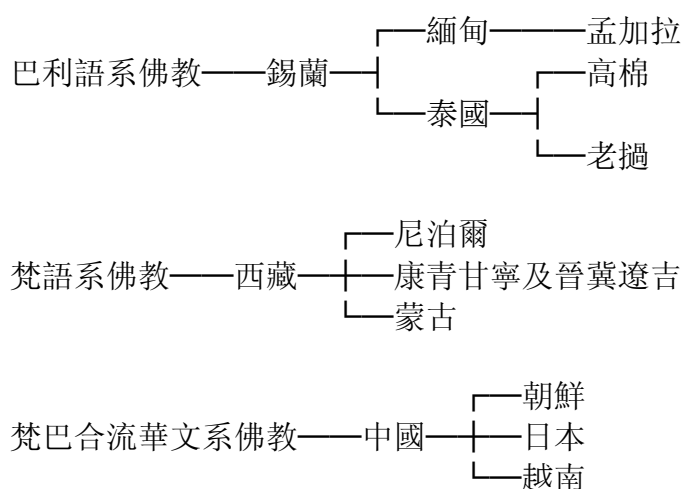
#### 丁 南方佛教由複雜變轉為單純的推測

在錫蘭的佛教徒，他們只承認阿育王傳去，而由覺音尊者所編集單純的巴利語三藏佛教。而事實上現在錫、緬、泰除了巴利語三藏佛教外，亦是沒有其他佛教的留傳。但我們根據歷史的觀察，錫蘭和南洋的佛教，確是曾經一度有大乘顯、密、空、禪各宗的傳行，並不是如現在這麼單純的小乘三藏。至於錫蘭及南洋為什麼會從小、大、顯、密分流的佛教，南印度及南洋變為消滅，錫蘭變為現在的純小乘呢？這個問題，尚難在歷史上得到確據的說明，我們只能從推測得來：在錫蘭的佛教，大概曾經一個時期，由於有力的國王，因篤信覺音尊者編定的巴利語三藏，故決定巴利語三藏為佛教的正統。其他的小乘派及大乘顯、密、空、有等宗派，概加以抑制或排斥，所以便成為現在極單純的、巴利語系的小乘三藏。錫蘭經此有力的弘揚而確定後，緬甸亦受影響，隨而確定。泰國因建國較遲，故佛教的傳亦隨錫、緬而入，亦同是傳承覺音尊者的巴利語系佛教。

#### 戊 印越等地亦有巴利文佛教

現在巴利語系的佛教，極明顯的傳播地點是錫、緬、泰三地；可是亦旁兼傳佈於印度、越南等地。很多人以為印度現在已經沒有佛教，縱然有的亦不外是由錫、緬佛教士的反哺。我這次親自到印

度，受過加爾各答的孟加拉省佛教會的開會歡迎，才發現這是一種錯誤：原來孟加拉省和緬甸毗連的山岳地帶，佛教很盛行——（該省一般的宗教信仰，回教佔第一位、佛教第二、印度教第三、基督教第四）——。近已依巴利語把經律二藏譯成孟加拉語，論藏尚未譯成。它所傳的佛教，完全和緬甸相同。孟加拉的能夠把佛教保全，大概因和緬境毗鄰，或因僻居山區，古時印度教、回教的勢力、不能深入去摧滅佛教的關係。其他如雲南邊界的擺夷，亦是傳巴利語的佛教。越南在法國統治下的五國聯邦，南中北三國為中文系的佛教；而高棉、老撾二國的佛教，亦是屬於巴利語系的。由是我們可以知道巴利語系佛教的教區。現在可定稱巴利語系佛教，梵語系佛教，梵巴合流華文系佛教。並把這三系佛教的教區布列如下：



### 三 錫緬暹佛教的近況

#### 甲 緬泰民眾以作僧為榮的風氣

現在錫、緬、泰佛教的狀況如何？我想都是大家願意知道的！緬甸和泰國，不特以佛教為國教，同時以佛教為全國唯一的文化。歷代帝王都篤信佛教，以興建寺院，供養僧寶為榮，所以養成了為僧是榮的風氣。一般人民，都很願意送他們的子弟去出家，縱然不出家，亦要送入寺院受佛教的教育。所以日常生活習慣的軌則，個人的道德行為，都以佛教為依歸。一切的一切都離不了佛教，正如中國人從前、稍能讀書的子弟都拜過孔夫子一樣。而能夠出家的，有如攷中了秀才，入了學一樣。他們所以樂意送子弟去做「和尚」，也許就是基於「揚名聲，顯父母」的觀念吧！聽說緬、泰有不為僧無人嫁的風俗，出家為僧在緬、泰的狂熱，由此可以想像了。不過他們出家的時間，並不限定是終身的，出家後數月或數年，都可以如法捨戒還俗。錫蘭雖然同是以佛教為國教，為民族文化，對於出家亦很重視，但不像緬、泰那麼普遍，而沒有提倡捨戒還俗的風氣。因為他們認為出家是極高尚的，如果一旦還了俗、就會被人輕視了。這是錫蘭的人民不濫於出家、和不輕易還俗的關係。故一般知識的

水準，比緬、泰較為提高的。

#### 乙 緬泰人民對佛教已漸疏遠的近因

近來緬、泰的佛教，有著很大的變化，和伏著很大的危機。緬甸是英國的殖民地，泰國和我國一樣受了歐美文明的影響。他們貴族派遣弟子去西洋留學，以適應現代的需求，而取得高尚的地位。所以脫離了僧寺的關係，另設學校的教育，這類學校所養成的青年，每對佛教的信念發生搖動的。由於這種原因，少年多數已漸漸和佛教疏遠，不像從前那麼尊重的熱烈。從這點看來，緬、泰佛教，如果沒有相當適應時代性、環境性的革興辦法，和有大人物出來支持，那前途實在極為危險！

#### 丙 六十年前的錫蘭佛教是和現在中國佛教一樣的衰敗

錫蘭和泰、緬的佛教，從來就有它不同點，現在更有很多差別的地方。大家都知道，近百年來，殖民地很多，海岸線據點更廣長，要首推英國了。但是海上的霸王，英國以前有荷蘭，荷蘭以前有西班牙，西班牙前亦有葡萄牙。現在葡國轄下的澳門，就是中國明代的外人居留地，所以葡萄牙在海外的勢力是最早發展的。在我國明末的時候，錫蘭曾受葡萄牙的侵佔，佛教大受破壞，僧眾逃散各方，至今尚遺有葡人毀佛的痕跡。葡人退出錫蘭後，僧眾為傳持戒統到緬、泰求法受戒，以傳回被毀的佛教歸國。現在錫蘭僧遂分成了緬甸派和泰國派——這是戒派，不是法派。英人統治錫蘭後，佛教亦受到極大的打擊。天主教既隨葡人來錫於前，復有基督教跟著英人侵入在後，錫蘭佛教受這外教的重重壓迫下，遂失去領導文化教育的高尚地位。當時那種衰敗的情況，實不亞於清末民初中國佛教的現狀。

#### 丁 錫蘭的佛教從黑暗中走向光明的路

黑暗的背面就是光明！我們能夠從黑暗中掙扎出來，就可走上了光明的路。近五六十年來的錫蘭，因為產生了幾位道高德重的大德，和有利的護法居士，黑暗衰頹的佛教，已走上光明復興的路了。他們抓著了錫蘭佛教衰敗的癥點，竭力提倡適應現代化的佛教，興辦僧眾教育，灌輸僧眾一般的常識，以作國際宣傳和學校教師的方便。這種朝氣蓬勃的現象，我對於錫蘭的佛教前途，覺得有無窮的希望！在錫蘭，已有幾所巴利文系的佛教學院。最大的是達磨波羅和一高僧所創辦的；另一所是現今錫蘭首相和一高僧辦的。另有一佛教通神學會——初為一美國佛徒所辦——，極力倡辦教育，在它主持下的學校，每校自幼稚園到高等專門，從百人至數千人，已有三四百所。校名都富有佛教的含義，如名法王學校，阿難陀學校等。校中除教授普通學科外，並灌輸佛教一般的常識，訓練日常的佛教信仰儀規，期望提高人民對佛教的信仰。佛教青年會更致力於改進鄉村建設；摩訶菩提會亦提倡慈善事業和工業——如醫院紡織廠等——及廣設國際宣傳機關。巴利文系的佛教教育，已遍佈於錫蘭。在哥倫布我曾見過兩所各有七八百名學生的學校，並且還有幾個中

國的學僧。以錫蘭的人口和面積來說，可以說是希有難得了！因為錫蘭佛教的細胞，佈滿了社會各個階層，大有上自首長，下至庶民，沒有不「信受奉行」的情況。現在的內閣總理，即為佛教青年會的會長；衛生部長，即為佛教通神學會的會長。所以對於社會事業，都居於領導的聯合地位。摩訶菩提會，於對外即注重國際宣傳，於國內更提高人民文化的水準，興辦社會慈善事業，改良農村經濟生產。這一切的一切，都適應著現代社會需求。故官民對僧人恭敬，對佛教普遍信仰。從錫蘭僧眾清淨的提高化，佛教的大眾化、利他化的趨勢去觀察，我覺得錫蘭的佛教前途比緬、泰較為穩妥。這因為已能夠和現代社會需要打成一片的關係。緬、泰如果還是「滯在舊制度」保守不前，不肯學習錫蘭佛教改進的方法，那末、不久的將來，大有走上衰滅的路可能性了。

#### 四 行為上判別的小乘大乘

##### 甲 中國是大乘教理小乘行的佛教

把錫、緬、泰等地佛教的近狀、大略地說過了。在這裡使我起了一點感想：我們平常說中國、西藏和日本流行的是大乘佛教，錫、緬、泰等地流行的是小乘佛教，這單是在教理上的判別。而在大小乘的實踐實行上，卻使我得到相反的認識。日本和西藏的佛教，都有他適應當地環境需要的發展，我們暫且不去談它，今且就中國佛教來談吧。中國佛教所說的是大乘理論，但是不能把它實踐起來，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現在行為上。我國的佛徒——包括出家在家的四眾——都是偏向於自修自了，大乘的經論，雖有很多人在提倡和弘揚，但所提倡所弘揚的、亦不外是自修自了的法門。這種說大乘教，行小乘行的現象，在中國是普遍地存在。如出家眾的參禪念佛者，固然為的是自修自了，即在家的信眾亦是偏重自修自了的傾向。他們都以為學了佛就不要做人那麼煩，甚麼事都心存消極不願意幹，更有很多人以為學佛做「了此殘生」的尾閭。他們都說把國家社會、家庭一切的俗務都放下，才可以進入佛教修行。這種不正確的思想，已經深印在每個人民的心坎中。這種錯覺是復興佛教的障礙物，是歪曲了大乘佛教的真義。所以我們可以說：中國所說的雖是大乘教，但所修的卻是小乘行。

##### 乙 錫蘭是小乘教理大乘行的佛教

錫蘭、緬甸、泰國同是傳的小乘教理。而他們都能化民成俗，使人民學三皈五戒、人天善法，舉國信行，佛教成為人民的宗教。但可惜緬甸和泰國的佛教，還是依賴於帝王提倡維護的遺制；或歷來崇佛的風尚習慣有關係的。如果日久沒有了外護的力量，它自身失去了支撐的憑藉，或將趨於衰敗的途徑。所以緬、泰佛教還有它的缺點存在，我們亦暫置不談，現在單就錫蘭的佛教來說。錫蘭的佛教四眾弟子——七眾中他們沒有沙彌尼、式叉摩那尼、比丘尼，故僅有比丘、沙彌、優婆塞、優婆夷四眾——，對內即深研教理，篤行戒律；不特緬、泰等地的教徒、欲求深造的要到錫蘭留學，就

是世界各國研究巴利語系佛教的學者，亦無不蒞臨這佛國研討。對外則廣作社會慈善、文化、教育宣傳等事業，以利益國家社會乃至世界人群，表現佛教慈悲博愛的精神。所以他們所說雖是小乘教，但所修的卻是大乘行。

緬甸和泰國的小乘佛教，單是供奉釋迦世尊的塑像。在錫蘭除了供有釋尊外，並都供有菩提薩埵筏一彌勒菩薩聖像，這亦可為他們接近大乘行的暗示和表現。他們並有多處僧俗教徒領袖，曾表示願學習中國大乘理論。

### 丙 行為的大小乘比教的大小乘為重要

從行的方面說，大乘行不外六度、四攝。六度的第一度，四攝的第一攝，同是布施。六度是自他兼利，四攝就專為利他。兼利利他就是大乘菩薩行。錫蘭佛教所盛行所表現的，沒有不是兼利利他的佛教——如僧眾律儀嚴淨，聞思精進，通神學會等團體的濟世工作，正是合於大乘行的條件。所以我認為說錫蘭的佛教是小乘極為不當，錫蘭應該是小乘教大乘行的佛教；和中國大乘教小乘行的佛教適得相反。同時、我還以為大小乘的分野，不應單在教理上著眼，從實際的行為表現上來分別，更為重要。

### 五 復興中國佛教應實踐今菩薩行

#### 甲 我們要實踐大乘教來幹今菩薩行

從錫、緬等地的佛教，回顧到中國的佛教，我認為中國佛教衰敗的原因固然很多，而最大的病源是空談大乘，不重實行，行為和教理完全脫離關係。所以革興中國佛教，要洗除教徒好尚空談的習慣，使理論浸入實驗的民眾化。以現社會實在的情形和需要來說，今後我國的佛教徒，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，向國家民族、世界人類實際地去體驗修學。這大乘理論的實踐行動，即所說「菩薩行」。而這菩薩行要能夠適應、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，故亦可以名為「今菩薩行」。以簡別向來只唱高調，名不符實的「菩薩行」。今菩薩行的實行者，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，精博優良的佛學和科學知識，參加社會各部門的工作——如出家眾可參加文化界、教育、慈善界等工作，在家眾對政治界、軍事界、實業界、金融界、勞動界……都去參加——，使國家社會民眾都得佛教徒的利益。佛教的細胞散佈於社會每個階層，全不和國家社會民眾疏遠分隔。

#### 乙 佛教不能和廣大的民眾疏遠

佛教和民眾，如樹木和土地。樹木藉著土地支持滋養，才可以生長繁榮，佛教全賴民眾的信仰，才可以存在興盛。如果佛教失了廣大群眾的信仰，就如樹木失了土地的憑藉、一樣不能生長。所以我們多作救世利人的事業，使佛教在社會每個角落裡都起了作用，方不致和民眾疏遠。令他們因此對佛教、生起信仰心和擁護心。例如以一地的僧寺為教化的中心，改善人民的生活風俗習慣，提高民眾一般的教育，增加農村的生產，協助工業的發達，興辦救濟貧病的醫院、教養院等慈善事業。一地區是這樣，各地方佛教亦是一樣，

那佛教復興在望便不遠了！

### 丙 修今菩薩行復興中國佛教

在中國佛教界，早就流行了在家菩薩、出家菩薩的稱呼。如稱新戒名新戒菩薩，受戒較久的名老菩薩。可是這些都是只尚空談、有名無實的菩薩，不足為我們修習今菩薩行的樣本。我們應要以集體分工、來學觀世音菩薩，為修今菩薩行的模範。誰都知道觀世音菩薩是普門大士，又是施無畏者。他為著適應一切眾生的需求，於一體中而現三十二應，所說應以將軍、宰官身得度的，即現將軍、宰官身而為說法。……應以比丘、優婆塞得度的，即現比丘、優婆塞而為說法。乃至應以童男、童女身得度的，即現童男、童女身而為說法。他這種利生的善巧方法，是我們修今菩薩行所必要模仿的。我們以修今菩薩行的集團為主體，每個或每組實踐、今菩薩行的份子為應化身，去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一切需要。明顯地說：我們每個單位分身的今菩薩行者，集體聯合起來，本著大乘菩薩的菩提心為主因，大慈悲為根本，實踐方便為門的萬行，發揮救世無畏的精神；以集團的一體而現分工的三十二應今菩薩行。

總括一句、我們想復興中國的佛教，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，就得實現整興僧寺、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！

上文譯本錄自太虛全書第十三篇  
——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——